

中国

梦

《中国人》丛书

的

黄一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人的

梦

《中国人》丛书

黄一龙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鸣

装帧设计：何 暘

《中国人》丛书

中国人的梦

黄一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5 印张 5.375 字数 136,0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25-2430-2

G·123 定价：8.80 元

总 序

余 秋 雨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这个词早就出现在西周，内涵几经变化。秦汉以后，历朝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当然最后大家终于尽力兼容互包到这个概念里边了。但是，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交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

专称出现在外交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总之必须出自人与人的群体性、近距离对照，而不是两种文明在商品、器物、艺术上的交流和个别旅行家的传奇见闻。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在中国方面，把“中国人”当作一个独立的题目进行剖析而产生影响的，有辜鸿铭、林语堂、柏杨、项退结等人，而其他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个题目。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

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着这样的漫画，与读柏杨先生痛快淋漓地对中国人进行自我解剖时的心境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这样的漫画本身就是异族对中国人的放肆践踏，而柏杨先生则是以自己人的身份重话警策，以免继续遭受旁人践踏。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

这就躲不开“中国人”这个隐潜着不少历史感情的概念了。历史感情又与现实思考联结着，因为在世纪之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对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那么，中国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被认真而痛切地思考过。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绪太激烈，就是学理太艰深。更严重的是参与者太少，明明在讨论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无知觉，致使思考从深刻沦为低效。这次世纪之交，至少应该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一起投

入有关自己的思考吧。

相信会有宏著巨论出来,但论著再好,也代替不了群体投入。因此,应该有很多普及性的读物出来,加以推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人》丛书便是这样的读物。

为了面向广大普通读者,丛书摆脱了枯燥的学理形式,以随笔式的自由,一题一篇地娓娓而谈。渐渐谈成一个大问题便汇拢成书,拆开来读又各自成篇。虽然谈得轻松,但涉及的内容却未必是一切专家学者都容易驾驭的,因此这套普及丛书其实也可算是学术小丛书。从最低限度论之,它开辟了话题,开辟了素材,足以滋养和启发更深入的研究计划。

思考可以有多种态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思考最好是平心静气。为此,丛书的风格追求温厚随和,避免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偏激极端。由于不必纳入整饬严密的结构,立论的弹性很大,有时甚至以不修边幅的形态出现。试想,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多种难题,怎么能轻易地找到一条严谨的道路以通达简明的结论呢?不如以一种开放结构,闲散谈去,使一切读者也感受到加入交谈的极大可能。估计丛书中的每一本书都不会有简单结论,参与了梳理,参与了反省,参与了共同解剖,然后增长一分作为中国人的自觉性,这比什么结论都更有意思。

是为序。

1997年4月25日晨

痴人说梦(代前言)

梦这个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十分神秘。神秘的东西总会招人窥探，窥探的结果是养出两类专家：圆梦术士和心理学病理学家，各走不同的路。前者沿着梦幻朝前走，探测梦预示着将来的什么；后者则向后看，研究梦说明过去的什么。向前看的队伍里出了一串江湖术士和政治骗子，向后看的则出了一批教授，包括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现在提倡爱科学，看来还是相信教授比相信骗子好。听他们的指点，我们可以从人们的梦里，看出他们的愿望，看出他们的情感，看出他们的经历，看出他们最隐蔽也最真实的自我。

可是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教授们一有独到的学养，二有研究的资料。例如弗洛伊德，就是一个神经病理学家，又当医生，有一大批信任他也得他信任的病人为他提供真实的梦境资料，而且他本人也爱做梦且善记梦，研究资料可谓无穷。没有这些条件而要做梦的文章，那倒真是做梦了。不过我们如果不勉强自己硬充他们的同行，而是另辟蹊径，也许能从别人的梦里找点有启发性的东西出来。

例如，我们可以去研究大家都看得见的梦。教授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而对于梦里昭示的愿望，做梦者不外乎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我想过这样的事吗？”嘿嘿一笑，淡然置之。这是因为，这种愿望即或有过，也因种种原因早已放弃，而且大半早已遗忘。另一则是相当执着，务求其实现而后可，这就成了梦想。梦想一付诸行动或见诸文字，就是那庞大冰山(所谓“潜意识”)上浮出海面的尖

顶,就是大家看得见的梦。既然看得见了,研究起来,想也不会很难吧!

有学问的读者读到这里,想必笑我,好个大言不惭的家伙!其实我的这篇议论,也是逼出来的。某日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他说他们正在筹划出版一套名为《中国人》的杂文丛书,问我可有什么题目应选。我想中国人的事情虽然多如牛毛,可是现在的专家比牛毛还多,哪件事情没有专家研究,我凑得上什么热闹?想是头晚正做了一个噩梦,余悸未尽,所以随口就问:有人写中国人的梦吗?好,自投罗网,就是你写吧!待我梦魇全消之时,已经悔之晚矣。回来以后,东找西翻,哪有什么研究梦的作品!这才东挂西联,觉得可以在大家看得见的梦即梦想上做文章,这才有了如上的议论。

有了这样的议论,就着手为本书收集文稿。连写带选,凑出几篇真说做梦的,更多的则是梦的冰山的出露部分,大家都能看见的这样那样的梦想。还有则是绕了多少弯才也许和梦有点关系的。为了使读者看起来较为“有序”,作了一个分类:伟人、官员、书生、英雄、流氓、百姓和我自己,一共七类,每类八篇。要说明的是,把“我自己”也算一类,不是想和伟人英雄流氓们平起平坐,捞个“相当于”什么级的待遇,只是觉得把仅仅属于区区个人之梦,塞进“百姓的梦”里面,甚有强奸民意之嫌,所以另列一类,梦责自负。每类各篇依与梦的亲密度排序,不按写作时序。总之这里面的东西,一不圆梦,二不释梦,无以名之,套用成语,叫痴人说梦吧。

说起痴人说梦,它的意义也有个来头。此义通常训作:人已痴呆,还要说梦,说出来的定是糊涂大全。可是此语的来源,倒是“对痴人说梦”,说的是唐朝有一高僧,别人问他大师何姓,他答姓何,问他何国人,答何国人。后由李邕为他作碑,文曰“大师姓何,何国人”。于是宋人惠洪在他的《冷斋夜话》里嘲笑说:“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耳。”这里的“痴人”,显然不是指说话的高僧,而指听话和传

话的李邕。可是李邕岂是等闲之辈，他是有名的大文学家兼大书法家，真是不懂那和尚的意思吗？且把那个“何”字解读为符号 X，表示一个未知对象，那么那碑文就该读作“大师姓 X，X 国人”。不是大师的本意是什么！你看是李邕痴还是说“对痴人说梦”的惠洪痴？所以即使把我说的“痴人说梦”理解为“对痴人说梦”，读者也别多心，相信你们都是李邕。

目 录

痴人说梦(代前言)	1
伟人的梦	1
谁是开国皇帝的爸爸	2
“万岁”情结	5
做菜·做诗·治国	8
论“正确的崇拜”	10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12
也说“让人讲话”	15
长官意志和历史	17
山杠爷冤枉	19
官员的梦	21
你从哪里来	22
以张鸣歧为题考你	24
捎个信儿给伯乐	26
怎样回答总书记	29
颠前倒后和心理失衡	31
“新权威主义”失灵	34
“贿选”透露的消息	36

书生的梦	39
我是谁	40
八股文、黑体字和逻辑	43
还笔和缴笔	46
范进这根毛	48
言情和爱国	50
希望断想录	53
忧“创收”	56
惊闻“绝大部分特困生入学”	58

英雄的梦	60
英雄的事业和百姓的活路	61
梦里的爱国主义和清醒的爱国主义	64
第三只眼睛看“三国”	67
雷锋炒不炒股票	70
怕出“少年英雄”	73
评英雄卖唱	75
回首	77

流氓的梦	80
白盔白甲闹革命	81
“和尚动得”效应	83
最后的贵族以后的贵族	86
她笑什么	89
流氓无产者和流氓有产者和流氓有权者	91
靠贫吃贫	93
论“自律意识不强”	95
集体无道德	97

百姓的梦	100
谁不相信谁的眼泪	101
“透明度”和“透明向”	103
建议评选“真正公仆”	106
法律的用处	108
门外说医	110
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她	113
寻找刘慧芳	115
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	118
 我的梦	 121
假使没有我	122
1941：那双眼睛	125
渴望考验和渴望常识	129
牛棚是个大学校	134
得寸进尺怪想录	151
“不设防居”记	156

伟人的梦

从理论或理想上说，伟大人物由于其伟大，其行也如日月经天，万民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也正由于其伟大，小人物总难窥其全貌，这就有了对于伟大人物的神秘感，甚至希望他“走下神坛”来让大家瞧瞧。外国小孩问上帝有屁眼吗，中国大人问伟人会犯错误吗，都是这种神秘感的表现。神秘而又神秘者，莫过于伟人的做梦。梦即使由庶人来做，已经够莫名其妙了，何况做梦的是本来就难明其妙的伟人！

可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不一般看待自己的梦，他是要把它当真的。一当真起来，就复如日月经天，万民不仅看得见，而且身受其福或身受其祸，一切视那伟人是怎样的人，那梦是什么样的梦而定。

那么庶人就可以议一议了。

谁是开国皇帝的爸爸

中国的开国皇帝，身世常常不明不白。倒不是说其中有人起自草莽，按照当时的标准，属于出身不好；而是按照后来史籍的叙述，他们常有两个爸爸，一个是他妈的丈夫，另一个则来无影去无踪，令人好生悬念。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史书说他的祖奶奶吞了“玄鸟之卵”生下儿子，几传之后到了他。然则黄帝的爸爸虽只有一个，可是上溯到祖奶奶的膝下，却是一枚鸟蛋，此人血统上的爸爸该是“玄鸟”，而与他法定的人类爸爸并立。后来的大禹，史书说他是“黄帝之玄孙”，当然也是鸟的后代；而他自己的出生，又更加神秘。《帝王纪》里说他妈妈又是梦见流星，又是吃了神珠，使他硬从胸腔里蹦了出来。所以他和他的爸爸鲧并无血缘关系。以后还有成汤和周文王，他们的两位嫁给同一丈夫的祖奶奶，一是吃了玄鸟蛋（又是玄鸟蛋），一是踩了“巨人迹”，怀孕生下了他们的祖宗。然后就是汉高祖刘邦，那情节就更有鼻子有眼了。说的是他的妈妈在湖边睡觉，“梦与神遇”，而那位倒楣的丈夫却偏偏于此时“往视之，则见蛟龙于其上”，尴尬倒该是够尴尬的，可是从此却种下龙种，生下汉朝的开国皇帝。

我看这一大串故事，有些是来自先民图腾崇拜的集体创作，但至少有一件是故事主人有计划有目的的策划，而那个策划者就是“龙的传人”刘邦。此人流氓成性，行起事来，极有心机，毫无顾忌，刘邦要从一个乡村级干部爬上新政权皇帝之位，当然首先靠的是

枪杆子，而他的高明之处，是还懂得舆论的重要。查秦亡以后群雄并立，打来打去，剩下的除他而外，或是过去的国王，或是贵族和高官，离皇位的距离都比他近得多。可是他们究竟都是凡人，要作君临天下的“天子”，谁也不比谁更有理。此时他却摇身一变，成了“龙种”，天神嫡裔，不是凡人，一下就高出对手许多。这样动作，虽然委屈他的爸爸冤冤枉枉戴顶绿帽子，却为他本人建立了取秦皇而代之的根据。这样的根据，对于敬天畏神的普通百姓和他自己的哥儿们，很够用了。

刘邦的把戏，也多为后来的高明政治家们袭用，只是后来者的脸皮大都薄些，直接另行指认爸爸的不多，但是要为自己的君临天下搞点神秘的光环者，代不乏人。到了最彻底的农民革命派洪秀全，也用此法，先以号召群众，后以巩固“天王”的宝座。不过他的脸皮厚度也不及刘邦，只说他害病做梦梦见上帝差遣，始知自己乃是上帝的二公子，耶稣基督的弟弟，奉旨下凡扫清妖魔；事情都在梦里解决，与他在尘世的父母无涉。而且由于他究竟是个伟大的革命家，连上帝之子的头衔也并不私吞，倒说天下百姓莫非上帝的儿子，大家都该跟着二哥他去扫妖魔。这种办法，当然也为太平天国和他本人的天王地位奠定了舆论基础，但是究竟不如刘邦彻底，惹来后患。后患就出在他的二把手杨秀清身上。既然上帝的儿子是梦中所定，你能做梦，我也能做梦。于是杨秀清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指定他的躯壳作为自己在人间的驿站，上帝本人不时要附在上面发指示。一当上帝来了，天王洪二哥也得规规矩矩地跪下听训。定都天京以后，上帝来得更加频繁，某日杨秀清又传达上帝旨意命令把他本人也封为“万岁”，和天王平起平坐，终于形成洪杨两个司令部，最后造成革命政权的大分裂。现在我们回头想一想，如果当初洪氏一口咬定上帝只有两个儿子，除耶稣以外只有他的爸爸是上帝，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无疑少了多少麻烦。但是这样一来，人人都是上帝之子的平等思想没有了，革命也就不成其为

革命,哪能定都天京!农民革命家一要发动群众反封建剥削,二要学习帝王搞封建专制,这个矛盾,在确定政治爸爸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尖锐地反映了出来。

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从旧政权方面来说,就是非法,所以新政权总得有个说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其实只要是摧毁反动统治扫清生产力发展道路的革命,就叫吊民伐罪,就叫革故鼎新,它的合法性就在它本身。历来所以有那么些住在天上的政治爸爸被请出来,归根结蒂,反映了革命者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缺乏自觉和自信,或者他们除了革命之外还另有所图。但是从必须使革命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这点来说,历来的革命领袖都没有错。我们可以“粪土”刘邦胡乱找爸爸的把戏,可是不能不理解他为新的政权建立法理依据的苦心。

把革命政权的根据建立在什么上面,也可反证革命和革命者的成熟程度。所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就没有刘、洪那套手续,孙中山、毛泽东都信心十足地以革命本身的合理性证明它的合法性。孙中山讲,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毛泽东讲,我们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工人农民给的。他们讲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也说明,不找天上的政治爸爸,并不等于可以忽视革命的法理根据。曾听有的革过命的同志说,江山是老子打出来的,老子不坐哪个坐!这话之所以听来别扭,就在于他忘记了毛泽东、孙中山关于革命政权权力来源的论述,忘记了这“江山”其实是工人农民的批准和支持下才“打出”的,说出了连刘邦都不愿直说的话。